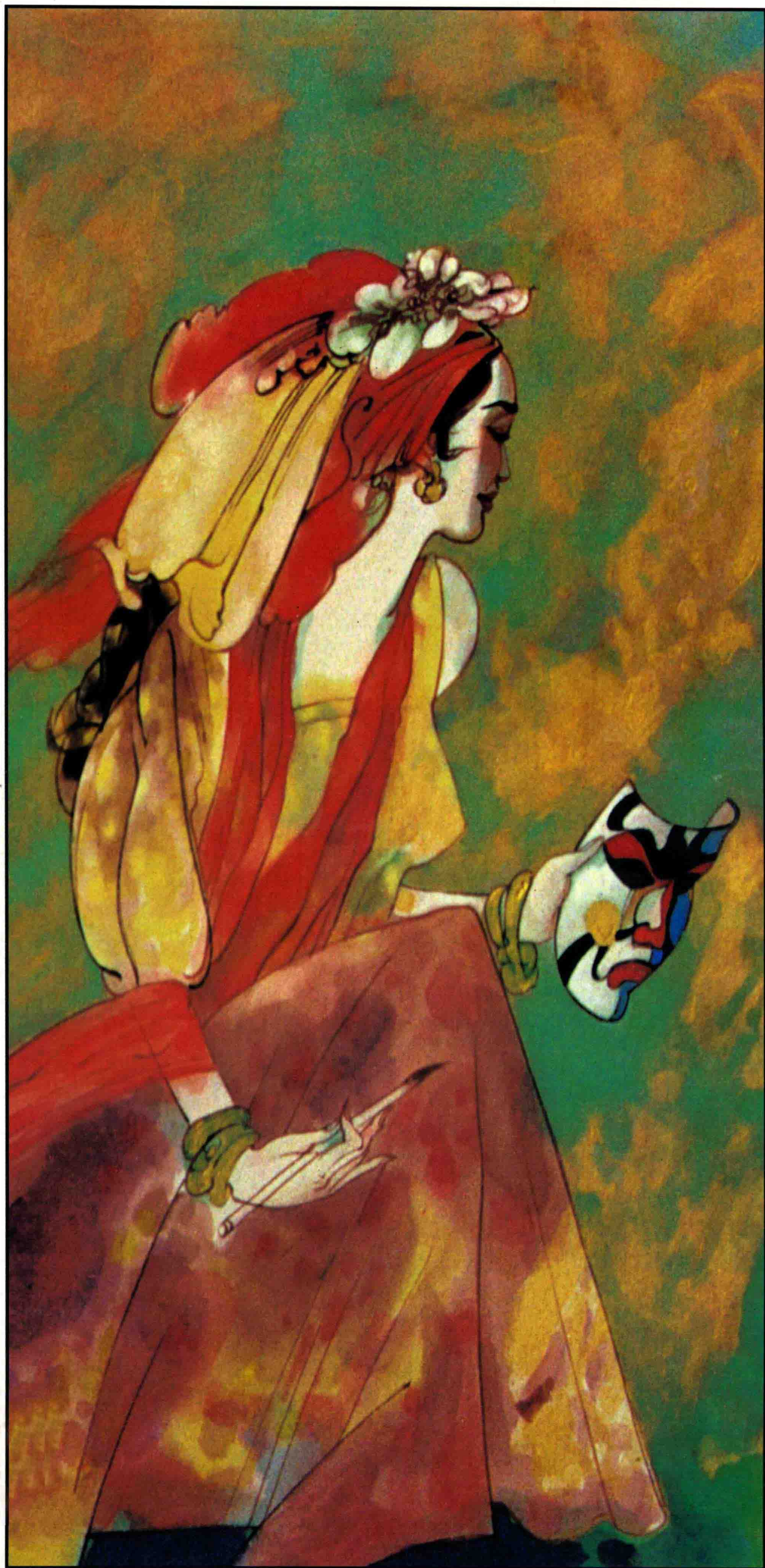


主编 贾德江

当代名画家技法解析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秦龙现代重彩画



朱龙现代色彩画

朱龙现代色彩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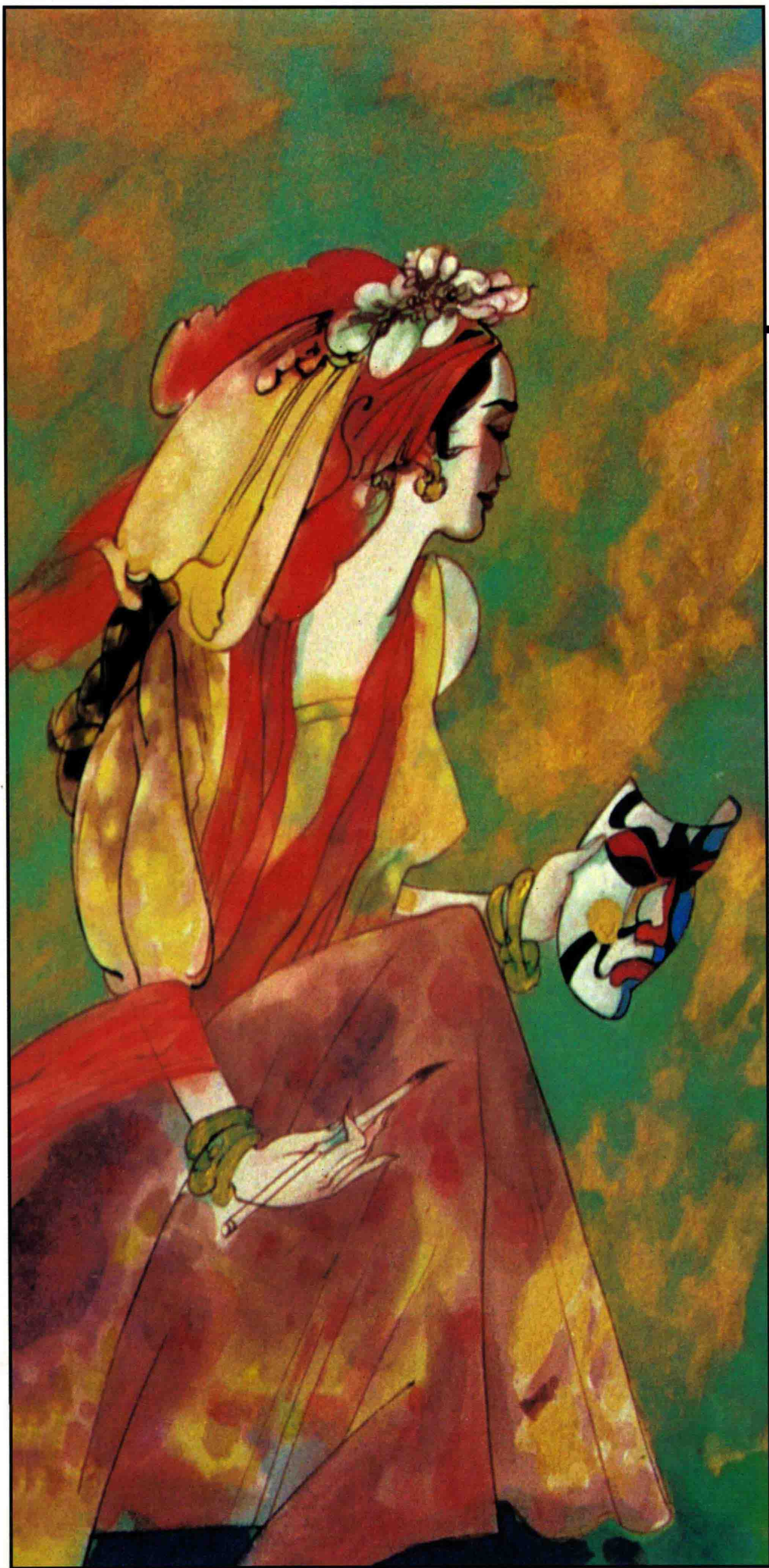


主编 贾德江

当代名画家技法解析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秦龙现代重彩画



编辑人语



■ 196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6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76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美术编辑,现为编审,1980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

■ 长期从事书籍装帧与文学插图,儿童读物、插图与连环画、电影招贴画、油画、工笔重彩画、彩墨画与壁画的设计与创作。作品参加过许多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交流的展览会;有些作品获得奖励,一些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及国内外画廊和私人收藏。

■ 作为中国现代重彩画的探索者,曾于1998年秋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了他历时十年精心制作的近百幅作品,近年又着力于中国画色彩的研究与实践。

远古和现代的锻接

——秦龙绘画中的神话世界

· 倪震 ·

艺术家对某一固定题材的长期探索,对展示这一题材的绘画形式的无尽探幽,也是自我个性不断开掘、不断丰富精神历程。站在秦龙瑰丽奇诡的神话绘画面前,我们就感到这种艺术家个性的投射和远古与现代交融的文化气息。这种气息是由民族神话形象的再造和变异与特定色彩符码体现的。画家通过他对历史和远古的独特感悟,创造了一个现代人眼光之中的神话世界。

原始神话对于每一个民族,都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体验和话语,民族越悠久,越宏大,它的神话形态也就越丰富、越稳定,放射出古老文化智慧的异彩。它在远古时期,标志着民族信仰和崇拜,在其后的历史演进中化为文化积淀,深植在历代的文化话语之中。用现代艺术语言对远古神话所作的再讲述、再评价,体现了文化原型的再确立,再呈示的过程。

秦龙的神话绘画中透露出来的最富特色及与众不同的语态,是冷峻、超脱和孤独。这是一种气质性的孤独,一种深达不露而又弥漫在画幅每个局部的艺术气息。由于这种孤独感,赋予了绘画与观众之间特殊的距离。这距离,固然是由题材中的远古和现代之间的遥不可及而引发,但同时,更由作者语态中的冷峻、淡泊甚至神秘所致。从这层意思上说,

秦龙绘画具有现代主义艺术的意味,因为焦虑、孤独和间离感,对生命和世界的执拗探究,是现代主义艺术的特征。

秦龙绘画中描绘,大多数是古代神话里的女神。如娥皇和女英、花神、水仙女、白龙太子与龙女……都是他在绘画中反复描绘的形象。但是,我们发现绝大部分作品中的女神都处在凝神遐思、冥想神游的自我中心状态里,她们既不和画面中的神类伙伴对视,也不和画面外的观念交流,画中人物的眼神和视线,几乎都是垂睫悠思、孤芳自赏。假如极目远望,也无所注目,陷入深邃无涯的远眺之中。虽然他



风和她的三姐妹 1989年 纸本 100cm × 100cm

西方画家所以推崇塞尚为现代绘画之父,不重在其绘画本身,更重要的是由其绘画所显示的全新观念。他破除了具象的时空表现的惯常模式,而把人们拉回到对平面经营的理性研究与描绘。同样地,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一画,引人关注的是透过画法所带来的所谓立体主义的新思想。这种立体是对在此之前的传统远近法规与深度体积的刻意超脱。走进当代著名画家秦龙的画室,观赏他的一系列现代重彩画作品,我们感受到画家是以最富特色及与众不同的语言,为世人打开了一道通向绘画异域大门的钥匙,使人们看到了由艺术家富有个性化的画法所产生的别样精彩与奇妙。秦龙的成就就在于,他用现代艺术语汇讲述一个远古的神话故事,创造了一个现代人眼光中的神话世界。

秦龙的神话绘画大多以东方的神话形象和神话故事为题材,但却注入了更多的西方人文精神和绘画元素,尤其突出了十九世纪欧洲象征主义绘画的情调和色彩,洋溢着一种彷徨、伤感和孤独的情怀,弥漫在秦龙作品中的是一种纤细敏感的冷眼旁观及对神界、人生的深层思考。

秦龙是一位学者型的画家,有着丰厚的学养,很注重多种艺术风格流派的研究和分析,他极力地汲取中国传统重彩画的优长,又极力地从题材、技法的表现力上以及对色彩的追求上,材料的多样化上,寻求解脱传统技法束缚的自由。他是在扎实的东西方绘画基础上去追求形式法则的体现,是在大量吸收西方绘画色彩和造型语言以至人文精神而创造的一种焕发着现代气息的重彩绘画。

的画面中描绘了许多洪荒世纪裸露和自由的神女，但却并无性的诱惑和情欲在画面上流溢，女性的人体只作为造型母题的标志而存在。作者无意渲染性的欲望和生命冲动，而是以一种太虚中的缥缈漫游作为精神寄托，侧重在精神自由的渴望和形而上学的遐想之中。

于是，秦龙绘画的形式特点和色彩倾向，也就找到了答案。他的作品少有热烈奔放的情感呐喊，而反复呈现出内向低沉的咏叹，充满着具有西方气质的东方绘画语言。他所营造的东西方语言交融的重彩绘画，是既有时代感，又极具个性色彩。他善长以装饰性色彩的背烘点染、勾金描银等多种技法，用偏青灰、淡紫色的冷逸高雅的色调，神秘莫测的半抽象化的背景图案，构造出女神们活跃或沉思的太虚背景。这背景常常是平面化的二度空间与立体化的三度空间的交混，旨在达到非模仿、非真实化的绘画情景，而引导观众进入一种间离的、思维化的审美状态。秦龙绘画的这些特点，是中国现代重彩画话语的一种典型标志。

中国现代重彩画是本世纪70-80年代得到发展和蔚成风貌的艺术现象。它的特征是运用中国传统工笔画的工具和方法，但大量吸收西方绘画的色彩和造型语言以至人文精神而创造的一种焕发着现代文化气息的重彩绘画。

中国古代壁画和工笔画传统，丰富浩瀚。敦煌莫高窟壁画，隋、唐、五代的金碧山水，明代的工笔人物肖像及历代寺庙壁画，皆以用线造型，烘染重彩的技法，积累了丰富的绘画语言，成为中国画源远流长传统中的写实性绘画一派。尤其在近代，这种传统和南北各派民间年画遥相呼应，从雅和俗的两方面，表现了工笔画和现世人生相结合的美学趋向，缩短了绘画和普通观众之间的文化距离。

但是，中国现代重彩画有所不同的是，它产生于本世纪中西绘画迅速交融，绘画形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环境里，是中国工笔画从单一性的文化相承的因袭中跳出来，在文化精神上和域外艺术进行深度交融的一个重大变革。

杰出的先行者是林风眠。他是在宣纸上嫁接东西方绘画形式和艺术精神的探路人。从30年代起他就不畏寂寞地从事着重彩艺术的持久试验，以浓艳炽热的色彩和铿锵有声的笔触，在宣纸上挥写重彩人物和花鸟，他那洋溢着现代气息和活泼生命的绘画，像一声嘹亮的号角，冲击着当时画坛泥古不化的陈词滥调，令人感到生机勃勃，耳目一新。

70年代以后，以黄永玉为代表的重彩画家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探索。黄永玉在巨幅宣纸上探索工笔和写意相结合、中国画与西洋画相交融的形式，《红荷图》、《林中白鹤》、《小鸟天堂》、《春江花月夜》等作品，以清丽的色彩和恢宏的气势融工写于一炉，作品上突出的现代感和反传统的笔墨，闪烁出东西方文化精神碰撞的火花。

一部分青年画家用不同的技法和多向的探索，在以上开拓者之后，于80年代展开了群体性的现代重彩绘画丰富的实践，题材遍及古今，尤以中国少数民族风貌为重点，形成一个为中外所注目，群众所喜爱的现代重彩绘画流派。

在这个画家群落中，秦龙就是独具风格的一位。如果说，80年代的现代重彩画作品中，更多的是以东方民间风味为特色，以田园风光和傣家民族被观众所熟悉的话，那么秦龙的神话绘画则是以东方的神话形象和神话故事为题材，注入了更多的西方人文精神和绘画符码的一个例外，尤其突出了19世纪欧洲象征主义绘画的情调和色彩，流溢着一种彷徨、伤感和孤独。淡淡的怀疑主义和世纪末忧伤，弥漫在秦龙作品的表层造型与色彩符码之中，在凝重端庄的外表后面，是一种纤细敏感的冷眼旁观及对神界和人生的根本探寻。这就是秦龙绘画与其他现代重彩画作品明媚艳丽，讴歌生命、爱情的审美取向所区别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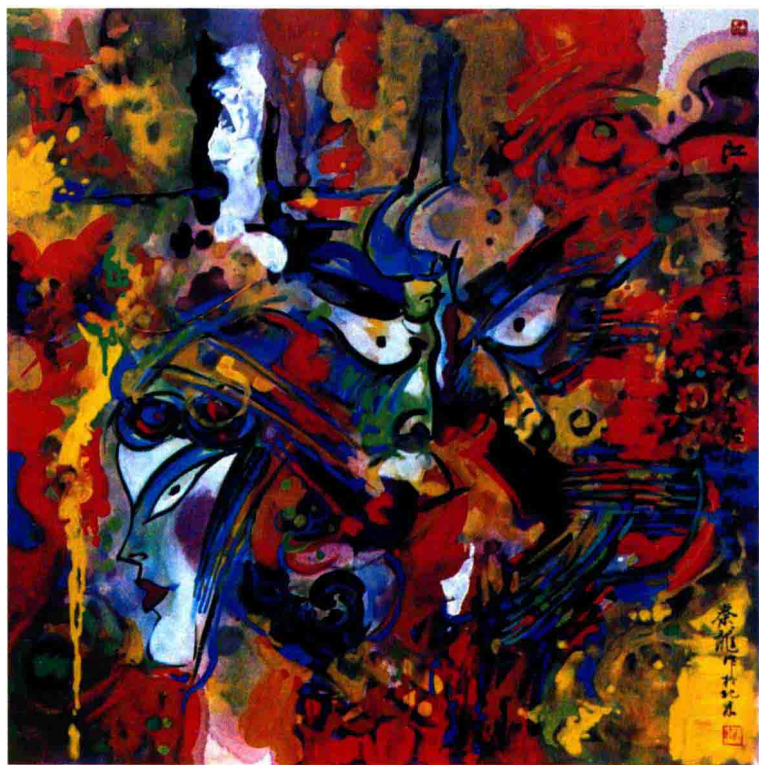
秦龙作品里的女神形象，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传统绘画里的长袖如云、吴带当风的经典造型，而变幻为具有西方神话或象征主义绘画中的神怪形象或半人半兽的形状。《娥皇和女英的神游》、《竖琴奏鸣曲》、《有关哲理的演奏》、《漫游者》、《梳妆的山鬼》、《龙女珍珠图》这类中国神话传统里的主人公，在一种忧郁的彷徨之中，陷入命运的思考和等待。已不再是纯粹的华夏传统中的造型或禅宗规范下的心状，不但没有纯粹东方的造型，而且融入了许多域外神话的哲学意趣。

秦龙在《孤独》、《夜与昼的悖谬童话》、《谎言》等绘画中的构图往往是在多视点上的平面展开，有时在光影的描绘与块面的转折上又显示了理性的三度空间；他的造型有很明确的轮廓线，他非常注意边缘线的起承转合，线条常常是很情绪化的，带有一点神经质的纤细与精确。他的色彩呈现为鲜明对比、鲜明灰调对比和灰调对比的色彩对比三重奏，而在色彩运作中，他在大面积中使用散射，交错的小笔触去制作，在灿烂

唐宫丽人之梳妆倩影 2002年 纸本 75cm x 75cm



江山美人 2001年 纸本 75cm x 7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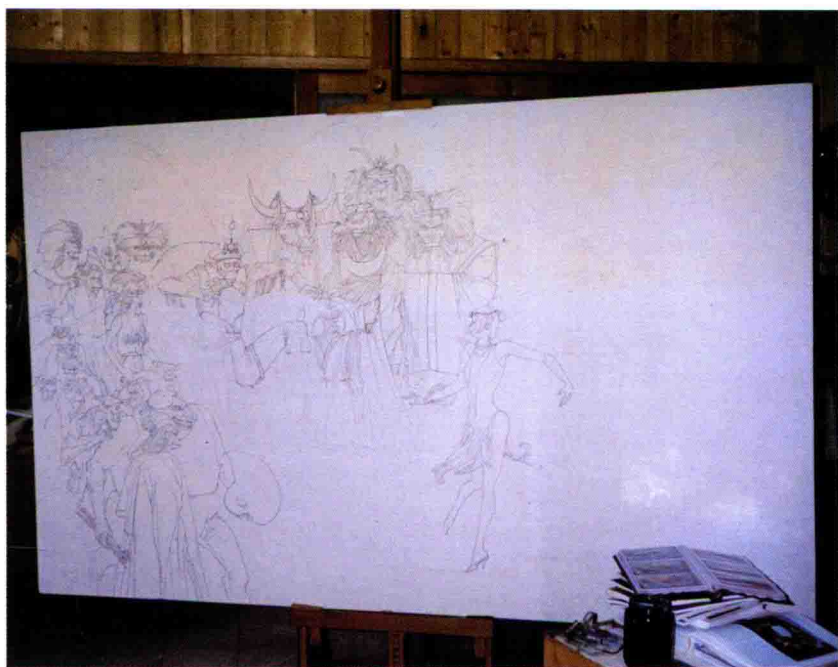
的色斑中透出明快的单纯，洋溢着一种高贵的气质。这些手法，既可以使人感到中国民间装饰艺术的浓烈炽热和铿锵，又处处浸透着冷逸庄重和忧伤的典雅。流云、波涛、日月、星辰虽然都是中国绘画里常用的代码，但在秦龙的造型和色彩变形之下，被赋予了具有现代艺术意味的符号系统。

秦龙曾在笔记中写道：“媚俗是那么热闹，虚伪是那么多情，傲慢是那么自在……”一句话，在滚滚而来，数量和规模都令人叹为观止的商业文化大潮前，一个艺术家要安心独处，持之以恒地在选定的艺术园地上默默耕耘、惨淡经营，境况是多么艰难。然而也正是在这种自甘寂寞的恬静，产生了他的许多佳作。

秦龙绘画作品中的文化潜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一目了然的。这是跟他的广泛而多样的绘画尝试和复杂而丰富的创作经历分不开的。60年代他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壁画专业攻读时，曾创作过一幅大型壁画稿《加勒比海的怒火》。当时他立志成为一位建筑装饰壁画家。70年代他曾和几位壁画家共同绘制了北京饭店中餐厅的壁画《漓江春色》，他还协助画家黄永玉创作了毛主席纪念堂正厅的壁画《祖国大地》。以后，他曾长期从事书籍插图和装帧艺术，绘制了大量优秀的中外文学名著的插图，其中，为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的中文译本所作的插图，达到了隐秀清丽的艺术境界，无愧于中日文字之交的锦上添花之举。他从很早的时候起便广泛阅读西方文学，使他对欧洲人文精神有深刻的领悟。同时，他又是一位颇有修养的西方音乐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寻踪到艺术家笔墨之间流溢的神彩和营造的意境中的东西方交融精神渊源和文化根据。

生命总是前行着！在孤独的前行者身上，会焕发出更加睿智和顿悟的光彩。这光彩，可能正体现在秦龙未来的神话题材绘画中！

《洞里乾坤——大圣和他的哥们》作画步骤



步骤一

步骤一：先将构思确定，画一些形象的小稿，大致将画面布局拟定，即用中锋以铁线勾出轮廓。

步骤二：因形象众多，参差错落，一定要按前后主次关系分组铺陈一遍底色，以分清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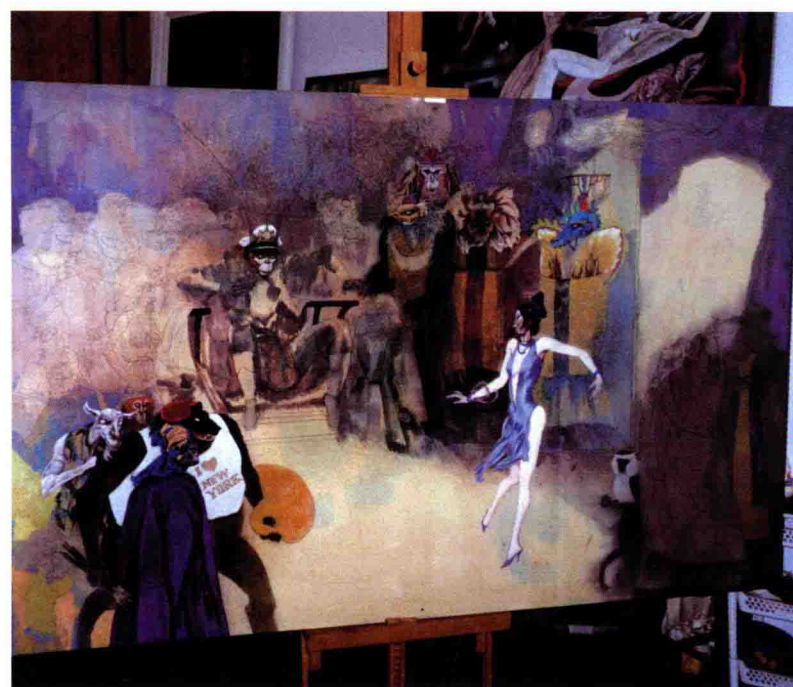
步骤三：在逐步深入刻画的过程中，用喷雾器喷水经常保持画面湿润，以利于各种大小细节的渲染。渲染是重彩画必须熟练运用的重要技术。

步骤四：要严格把握画面的前后主次关系，头脑清醒地逐步显现画面的空间层次。

步骤五：将画面上对比鲜亮的色彩画出，再将凝重沉着的色彩画出，努力使必要的细节画到位。



步骤二



步骤四



步骤三



步骤五



孤独——我忧伤着你的忧伤

1996年 纸本·重彩

140cm × 140cm

(中国美术馆藏)

浪迹天涯的孤独骑士，旁若无人冥思自得地一任胯下骏马走去。这种从容自得、超然世外的仪容，这种自甘寂寞、独步桃源的傲世，正是作者心境的写照。理解了他的人生和坎坷，也就理解了他的画作的冷峻。秦龙孤独而不寂寞，孤独而不厌世。孤独对于他而言，不是困境和焦虑，倒是一种愉悦和伴侣；孤独孕育了艺术风格中的冷峻、隽永、超脱和苍凉；孤独成为了一种自我保护的屏障和盔甲，也成了探索存在的意义和动力。



娥皇和女英

1996年 纸本·重彩

140cm × 140cm

线条将结构框架稳定之后，心里自会不慌不忙，而用色彩的交响之时也就应放心大胆前行。用色彩去加强空间转换与衔接，顺着定的调子忽强忽弱忽浓忽淡地去做色阶变化，用非常传统的方法去渲染，最后沿着形体轮廓的边缘或冷或暖地做一番修饰，再将线条用金或银点缀，甚至加一些金块块、银块块，使画中的女神仙子、花妖山鬼于华丽的秋色中穿行时充满温情。



贵族情结

1996年 纸本·重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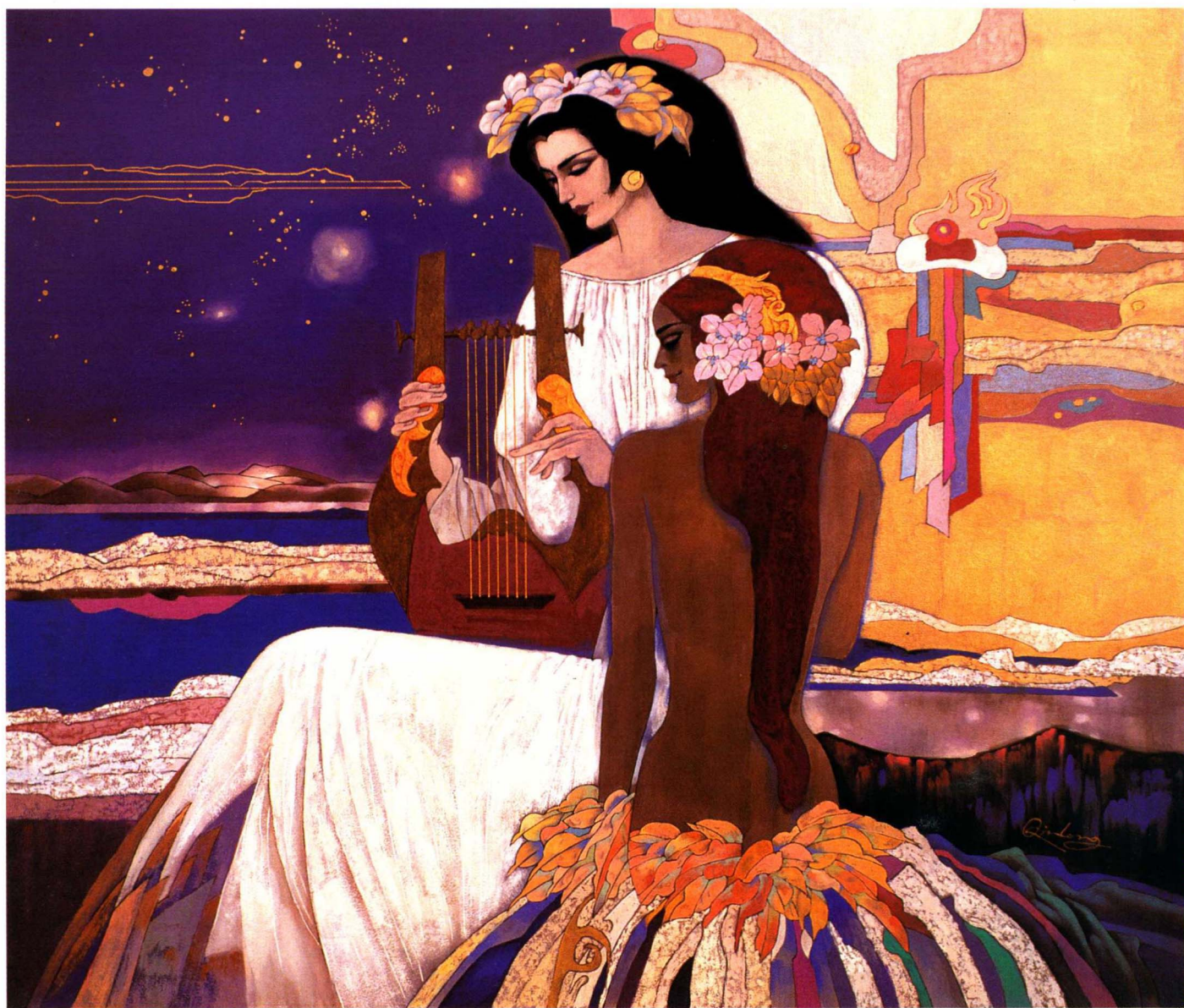
140cm × 140cm

秦龙的作品是生活美的升华，带给人艺术的享受和美学上的感染。从他的画中可以看出他艺术修养的全面，对传统、对现代、对西方、对中国，他糅合得非常好，一点不感到勉强，不留丝毫的痕迹。他是传统的，题材和画法中有许多传统的东西，也很现代，视觉非常现代，就是审视的角度、对美的审视、构图和色彩的局部是很现代的。所以说传统和现代通过他的作品产生了很好的成果。



花蕊

1992年 纸本·重彩
110cm × 90cm



夜曲

1993年 纸本·重彩
110cm × 90cm



若有人兮山之阿——山鬼

1997年 纸本·重彩

140cm × 140cm

曾有一个美国女画家看到秦龙画的一幅山鬼，问他那画面上的某些部分是否用刮刀制作的，当然不是。但这一问题对秦龙却有很大的启发。为了画面的效果集中，是大可一试。但囿于已是传统的固有方法，是不大容易吸收新技法的。现在流行的是“东西方结合”，成了时尚，一定要紧紧把握着心境。人类的东方或西方在文化交接上，在知与行的实践上，本来就差别有限。



夜与昼的悖谬童话

1998年 纸本·重彩

140cm × 140cm

(中国美术馆藏)

可将画的色彩安排一下，可分成三大类：一、鲜与鲜的对比。也就是高纯度对比；二、灰与灰的对比。也就是低纯度对比；三、鲜与灰的对比，也就是高低纯度交替对比。这样定位后，颜料的使用虽受到限制，但常有意料不到的效果。

音乐和戏剧的空间
1990年 纸本·重彩
100cm × 102cm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1990年 纸本·重彩
100cm × 100cm





仙山中的朋友们

1990年 纸本·重彩
90cm × 90cm



风

1989年 纸本·重彩
100cm × 98cm



芳香

1993年 纸本·重彩

90cm × 70cm

画中的女性题材不温不火，但形象的刻画有浓重的贵族气，有时甚至是斯芬克斯式的表情，美是够美的了。美是上帝给予女性最有力的武器，但美不是惟一的。



洞里乾坤——大圣和他的哥们

1998年 纸本·重彩

140cm × 220cm (中国美术馆藏)



以艳舞为中心的时尚，有板有眼的文化，自恋狂们的堂会，成群结队的附庸，簇拥着“后齐天大圣”和他的兄弟们。这也许是尚未问世的一部音乐剧。